

〔美〕保罗·斯威齐 著

资本主义发展论

商务印书馆

2091

F0-0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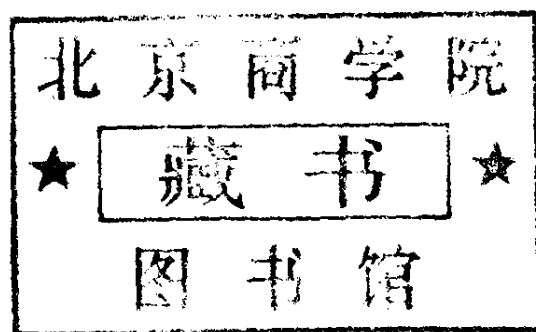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美] 保罗·斯威齐 著

陈观烈 秦亚男 译

2000.12.12



北京商学院 09803105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Paul M.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0

本书根据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译出

ZĪBĒNZHŪYÌ FĀZHĀN LŪN

资本主义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美] 保罗·斯威齐 著

陈观烈 秦亚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52-5/F·190

1997年6月 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315千

印数3500册 印张13 1/4

定价:17.6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中译本前言

现在要介绍给读者的这本书——《资本主义发展论》，是美国当代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代表作。

斯威齐 1910 年生于纽约市，在哈佛大学受完高等教育，1937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1932—1933 年），自此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 20 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就燃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942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一个硕果。此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虽然此后他也曾应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之聘为客座教授，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 1949 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任该刊主编至今。

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 年）、《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 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 年）、《革命后社会》（1982 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 年）。这些论著有非常广泛的影响。鉴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 30 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在长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发展论》作为这两个主题的初期研究结晶,对斯威齐的研究方法、立论基础和独创见解,已有相当鲜明的反映。

就方法论来说,此书继承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和看待社会问题的历史(变革)眼光。因此,既遵循《资本论》第1卷所实践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步骤,以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积累冲动,又学习《资本论》第2、3卷所更多运用的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分析中纳入先前有意识舍象的某些因素,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斯威齐认为,通过这方法,可以对马克思来不及分析或语焉不详的问题作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立论的基础,斯威齐在这本书里,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主臬,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积累与劳动后备军理论、国家学说、资本积聚与集中学说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性学说等等。但同时,他也很注意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者内外部的论争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种种观察。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用于介绍、鉴别和评论各种相关的和相悖的学说,并有所扬弃和综合,其中特别受人注意的有:肯定和补充博尔特凯维奇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修正(第七章)、介绍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实现危机”和“崩溃”问题上的争论(第十、十一章)、重申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和“议会道路”论的批判(第十三章)以及吸收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第十七章第2节)。书中附有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的《论再生产表式》一文,这对读者理解魁奈、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再生产理论上的相通和相异之处,也有所帮助。可以说,斯威齐是在比较和鉴别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

正是因为斯威齐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基本思路,所以他置身于垄断资本主义大有发展的 20 世纪,便能联系实际而有相当出色的理论创新。

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展开得较为深入的是提出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意谓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于是,在消费方面就呈现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增长落后于全部剩余价值的增长,同时新增积累中工资支付的部分在减退;另一方面,消费品的产量却至少是同生产资料投入量同比例增长,结果就有消费量增长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迟早便有物价下跌和产量削减的经济危机,或是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停滞;即使存在着抵消消费不足的因素,也未能从根本上将这趋势扭转。这个危机和停滞理论,既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讳莫如深的资产阶级的(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或小资产阶级的(如西斯蒙第)消费不足论,也不同于(多布和普利赛尔等所误解的)单纯利润率下降危机论,更不同于把生产同消费截然分开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然而,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又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所以,在斯威齐看来,这个危机理论既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而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种种言论统一起来,又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

对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分析,又使斯威齐得以在本书中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作出创造性的和细致的描述。他指出,积累是垄断的正常伴侣,因为积累扩大了生产单位的规模,而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促使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的基本动因;反过来,垄断把剩余价值从较小块的资本转向较大块的资本,这就提高了积累在一定量剩余价值中的比重。对价格高于均衡值、产量低于均衡值的

垄断资本来说,高额利润本已有了保证,现在垄断提高了积累率,有招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垄断组织更不愿意在自己的禁脔内使用其积累,而宁可新资本投于行业之外或国外的竞争性领域,并且更注意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这就加剧了竞争性领域中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的趋势,即增添了危机和萧条的诱因。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有着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的分析。

由此,斯威齐又为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著名命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入了新的内容。例如,他指出:保护贸易的政策,有时不是自卫,而是进攻,即便利本国垄断资本对国外倾销;资本输出诚然是在国内投资机会不多且民众贫困的条件下进行,但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和民众贫困又恰恰是由垄断资本的对外投资决策(追求较高边际利润率和减轻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所造成;帝国主义固有其经济、政治根源,也有垄断资本所歪曲和煽动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作祟。斯威齐对帝国主义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剖析(第十八章),无疑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言的;对帝国主义极限(第十七章第6节)的界定,也应该说颇有新意。至于他在书中所展望的资本主义的末日,虽然曾受到很多非议,也未为事实所证明,但总还是一种创见。

由上可见,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副题,却不仅是一本在英语国家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与基本原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专著。所以,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全世界学者的注意,不但多次重印,且被译成多国文字。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纷纷的批评和讨论。抑扬中明辨了许多问题,也留下了未解的纽结。例如,博尔特凯维奇在“转形问题”上的修正,经此书介绍和补充之

后,引起了长达 20 年的论战(有人说这是经济学中一阵“空忙”)^①;书中提出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中更有多方面的广泛反响,连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在为本书英国版(1946 年)作序时仍表示对此论有怀疑;书中有谓,由于垄断组织有日益充裕的内部融资,新证券发行将日趋萎缩,产业资本家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将降低,故“金融资本”这个词可以废弃(第十四章末段),对此也有尚未了结的笔墨官司;^②还有,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尽管斯威齐在本书第二次印刷时(1946 年)已经改变了初版的一些提法,但基本的观点依然是英美的“和平过渡”,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易取得共识。

限于“前言”的篇幅和译者的水平,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介绍更多的书评。不过,联系 1990 年以来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不妨再提出两点“马后炮”式的质疑:一是书中所十分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使用价值的计划生产和境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第十九章第 2 节),是否自这个制度建立之日起就是如此,而无须经过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来保持这种优势?二是调整与改革,如果包含有价值规律的利用和某种市场经济的实行,那么,斯威齐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一个命题——“价值和计划相对立的程度,也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一样”(第三章第 4 节)是否还能成立?

尽管这本书有这样那样需待商榷的问题,但就其在资本主义堡垒中肯而透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功绩来说,和就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基本观点来解释当代

^① 参阅朱绍文:《战后西方在“转形问题”上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总第 157 期。

^② 参阅 Gary P. Green, 1987. “Finance Capital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h. 2,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USA.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成就来说,它都不失为经济学领域中一本值得研读和于人有益的好书。我们正因为这个缘故而乐于接受翻译的邀约,但我们的拙陋译笔可能不足以表达书的精意。不当之处,还望读者高明批评指正。

陈 观 烈

1993年2月

目 录

序.....	(1)
第二次印刷本序.....	(4)
导言	(18)

第一篇 价值与剩余价值

第一章 马克思的方法	(27)
一、抽象法的应用.....	(27)
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质	(37)
第二章 价值质问题	(40)
一、引言	(40)
二、使用价值	(42)
三、交换价值	(44)
四、劳动与价值	(45)
五、抽象劳动	(47)
六、价值理论中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的关系	(50)
七、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52)
第三章 价值量问题	(59)
一、第一步	(59)
二、竞争的作用	(63)
三、需求的作用	(66)
四、“价值规律”与“计划原理”	(71)
五、价值与生产价格	(73)

六、垄断价格	(73)
第四章 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	(75)
一、资本主义	(75)
二、剩余价值的来源	(78)
三、价值的构成	(81)
四、剩余价值率	(83)
五、资本的有机构成	(85)
六、利润率	(86)

第二篇 积累过程

第五章 积累与后备军	(93)
一、简单再生产	(93)
二、积累的源泉	(97)
三、积累与劳动力的价值——问题的提出	(101)
四、马克思的解答——劳动后备军	(105)
五、资本主义进程的性质	(110)
第六章 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114)
一、马克思关于这个规律的系统表述	(114)
二、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	(116)
三、对本规律的一个批评	(118)
第七章 价值转化为价格	(127)
一、问题的提出	(127)
二、马克思的解答	(130)
三、另一个解答	(133)
四、博尔特凯维奇方法的一个推论	(141)
五、价格计算的重要意义	(143)
六、为什么不从价格计算开始?	(146)

第三篇 危机与萧条

第八章 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151)
一、简单商品生产与危机	(152)
二、萨伊定律	(154)
三、资本主义与危机	(156)
四、危机的两种类型	(163)
第九章 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	(166)
第十章 实现的危机.....	(176)
一、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	(176)
二、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	(182)
附录	(207)
第十一章 崩溃问题的争论.....	(211)
一、引言	(211)
二、爱德华·伯恩斯坦	(213)
三、正统派的反击	(215)
四、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217)
五、康拉德·施密特	(218)
六、考茨基在 1902 年的见解	(220)
七、路易·B. 鲍丁	(223)
八、罗莎·卢森堡	(225)
九、战后的各种态度	(231)
十、亨利克·格罗斯曼	(233)
第十二章 长期萧条?	(238)
一、引言	(238)
二、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	(240)
三、抵消消费不足趋势的各种力量	(242)
四、一定是消费不足占优势吗?	(257)

第四篇 帝国主义

第十三章 国家	(263)
一、经济理论中的国家	(263)
二、国家的首要职能	(264)
三、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	(268)
四、政体问题	(274)
五、国家作用的评价	(276)
第十四章 垄断资本的发展	(278)
一、资本的积聚	(278)
二、资本的集中	(279)
三、股份公司	(281)
四、卡特尔·托拉斯与合并	(286)
五、银行的作用	(289)
第十五章 垄断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	(295)
一、垄断与价格	(295)
二、垄断与利润率	(297)
三、垄断与积累	(299)
四、垄断与流通费用的提高	(303)
五、结论	(310)
第十六章 世界经济	(312)
一、总的考察	(312)
二、竞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319)
三、经济政策的转变	(323)
第十七章 帝国主义	(332)
一、引言	(332)
二、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333)
三、帝国主义与各阶级	(337)
四、帝国主义与国家	(342)

五、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	(345)
六、帝国主义的极限	(349)
第十八章 法西斯主义	(354)
一、法西斯主义的条件	(354)
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	(357)
三、法西斯的“革命”	(360)
四、法西斯主义下的统治阶级	(361)
五、法西斯主义能排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吗?	(368)
六、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	(371)
第十九章 未来的展望	(374)
一、自由资本主义改良的前景	(374)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	(378)
附录一 关于再生产表式问题	(390)
附录二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400)
译名对照表	(404)

序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还没有相当全面而且有分析性的英文论著。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不过,它既不完整,也不详尽;许多重要的论题完全省去,其他的也只不过是略为一提。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帮助人们对一个在已往常遭忽视和浅薄对待的重要社会思想体系有更好的理解。我并未打算在难点上打马虎眼,但是,有些复杂的理论问题,若非看上去和手头的任务直接有关,我也不会特意细加论述。

在全书中,我经常广泛地引用马克思和他的信徒的著作。这无疑是一种笨拙的表述形式,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设想人们都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许多极重要的著作,甚至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迄今未译成英文,同时,许多有关的书籍和期刊,也只有在校大的图书馆中才能找到。此外,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有很大的分歧,而我又殷切地希望,不管有些读者对我自己的解释有多大的异议,我这些解释总不要给人以胡说八道的印象。引用《资本论》的地方,系取材于芝加哥市的查理士·克尔公司出版的三卷本。我想在所引用的段落中自行简化一些标点,并在几处有脚注标明的地方,改动了译文,以便更精确地表达德文原文的意思。

除了介绍和分析其他作者的观点以外,我还试图解决一些久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并把一些在我看来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剖析的问题,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之内。关于后者,请读者特别注意第十章(实现的危机)、第十二章(长期萧条?)、第十四章(垄断

资本的发展)、第十五章(垄断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第十八章(法西斯主义)。主题的编排,遵循一定的程式,即从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问题——价值论——开始,依次讲到当前人类社会的一些迫切问题。

在此稿成书的各个阶段上,承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厚意,阅读了全部或部分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其中,我想特别提起的有:厄里希·罗尔、路易斯·富尔、弗朗兹·纽曼、阿兰·R. 斯威齐、罗伯特·K. 麦尔登、斯文德·劳尔森、斯丹莱·摩尔等几位博士以及保罗·巴兰先生。我妻马克辛·雅波尔·斯威齐的批评,特别有益,不过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责怪我没有自始至终地接受她的批评。我最为感谢的是都留重人博士,我有幸在多年期间内,不仅同他就本书所包含的论题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一些有关问题进行过多次的讨论。都留博士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在许多地方帮助我在形式和内容上加以改进。我很高兴,能够在附录中列入他对魁奈、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再生产表式的解释和比较。我想,这个附录对经济学家们应是极为有益的。

不用说,对于我所表述的论点,或者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错误,上述各人,谁也不负任何责任。

我把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1910年第一版)一书的几页译文,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题,列为第二附录。在英语国家中,现在流行着这么一种说法,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理解和预见那些在今日法西斯国家中登峰造极的意识形态倾向。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印象,人们哪怕只从这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名著中摘录一点点,便可加以廓清。

下列出版社,允许自下述各书中引用原文,对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芝加哥,查理士·克尔公司: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三卷

集；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路易斯·B. 鲍丁著《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纽约，麦克米伦公司：莱昂内尔·罗宾斯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乔安·罗宾逊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纽约，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J. A. 熊彼特著《经济周期》，第一卷。

伦敦，麦吐温有限公司：亚当·斯密著《国富论》，第一卷。

纽约，国际出版社：卡尔·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1846—1895年，通讯集——选辑与注释》；弗·伊·列宁著《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约瑟夫·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莫里斯·多布著《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

保罗·M. 斯威齐

1942年8月1日于马萨诸塞州

剑桥市邓斯特斋

第二次印刷本序

这不是本义的第二版；就原文本身而论，除了更正一些细小的缺漏和印刷上的错误以外，没有作过什么变动。不过，自从本书在1942年初次出版以来，已经有那么多的事件发生，因此，如果对当时所写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面与前景不加注释，就不大适宜重印。所以，我愿意通过这个新增的序言，参照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发展情况，对最后一章（“未来的展望”）的一些见解和假定，重新加以审查。

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得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贯，应当从头把该章的理论尽可能简要地概述一下。

本书的主体，是专门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病害的。它表明，这些毛病，如果得不到治疗和纠正，一定是越来越有削弱作用，并且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没落和最后崩溃。在经济学中，有一派越来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虽然承认，本分析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认为，国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弱点，并通过这个办法，无限期地延长其生命。本书最末一章，一开始就对这一派的学说作扼要的考察。

这些当今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这主要的不是因为它缺乏逻辑上的理由，而是因为它不能领会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资本家们自身就是同这些人所建议的改良根本相对立的；而资本家们的努力，又终究是、必然是支配一切的势力，单是这一点，就足以注定这种纲领的失败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会采取什么形式呢?有一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惯于用这样的说法来考虑问题,即认为,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将同时发生革命,一举就把资本主义推翻,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确实有过一个时期,看起来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到了20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情况。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但在所有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资本主义还留存下来,并且在这十年的中期,变得比较稳定了。

这个新的局面,启发了这么一种理论——这是斯大林早在1924年就阐明了的——即,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将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在条件好转的时候,时而是这个国家,时而是那个国家,就会挣脱资本主义的轨道,并和苏联结成联盟。这样,起先不过是“帝国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的东西,就会渐渐地壮大起来,成为一个向资本主义的统治挑战并最后威胁其生存的敌对世界体系。当时斯大林的观点是,这个过程最终将导致两个世界体系的冲突,而这场冲突将使社会主义得以获胜,使资本主义最后归于失败和消亡。

本书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决斗——鉴于作战技术的最新进步,这种决斗很可能使它们同归于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件事情,看来至少是同样有可能发生的,那就是,在现在开始的这个时期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它在按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现代技术的生产力方面,其所固有的优越性将得到清楚的证明,以致在资本主义世界舆论中将引起重大的变化。假定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即英国和美国,民主制度仍旧有它的活力,那么这种舆论的转变,就应当是这样:它使反对社会主义的十字军越来越难以组成,使这种组织成为不划算的冒险。同时,还可以预期,随着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发现它们的基本问题

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统治越来越紧的情况下获得解决，社会主义的核心一定会稳步地增长。最后，摊牌的时间就会被搁置起来：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将赢得胜利。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营垒深处，一种比较平静的过渡，也会初次成为可能的事情。

为了把这一套理论改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所熟知的单位和概念来说，该章的结尾，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进程，画了一个粗略的轮廓。这个事变进程，大体上符合于所提出的理论模式，并且证实它基本上是精确的。我们并不是想拿这个概述当作对未来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具体的预测；而是想拿它当作一种手段，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现在正在起作用并将对未来的面貌发生重大影响——虽然不是唯一的影响——的力量上来。

头一个前提，当然是胜利地粉碎德国法西斯主义。假定，跟着而来的——没有讲明多快——是社会主义扩展到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要阻止这个成就的企图，会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对所挫败。这时候，社会主义正从一个由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坚实基础上发生作用，它会同亚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结成联盟，这个联盟会确保它们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逐渐进化，并加速地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英国可能步西欧的后尘；也可能落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国届时都会成为大大缩小和削弱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指挥力量。社会主义的无限的扩展力和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届时就有可能并排出现。经济问题的逐步解决，会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和外部，促成政治支柱的稳步增长。最后，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就会遭到无法治愈的伤害；再假定在剩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还能存留下来，那么，旧秩序的和平更替，即使是在美国，也会变成切合实际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参照过去四年的事态对以上的分析重新加以审查。

关于通过改良办法来医治资本主义虚症的前景,或者——从政治观点看来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在现存的国际条件下逐步引进社会主义的希望,这都毋须作什么补充。事实确是这样,在美国和英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或者试图使自己明确地相信,这一类纲领有实现的可能。去年七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的胜利,这甚至可能引起一种想法,以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改良主义实验已经在进行。但是,没有很多的迹象,使人觉得事实确是如此。即使果然有此事,更看不出这样一种实验会胜利地进行到底。工党的领袖们,既不是十分激进的、也不是十分有力的集团,而且看来他们要把行政职务——直到最高的一级——仍旧留在那些对原状忠信无疑的人的手里。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几种重要工业的国有化(它是不是能完成还未可定),也不会严重地损害英国资本主义的机能。英国工党的胜利,其真正重大的意义,是在另一个方面。它标志着英国政治历史中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可以在争取议会多数的目标下团结起来的时代。而其结果,必然要打破英国左派人士中根深蒂固的、至少可以远溯到大宪章运动的一种幻想,即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一个东西。完全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里,英国的工人运动,很可能随着新领袖的产生和具有深远重要性的阶级队伍的重新组合,而出现一个热闹的沸腾局面。

现在,来谈谈世界资本主义会以什么形式没落的问题。显而易见,过去的四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从这个时期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社会主义将以积小成大的方式成长起来,而资本主义则依此而论将在这个过程中萎缩下去。这个理论,在今天比在1942年更加站得住脚了。在1942年,(至少在许多人看来)甚至连苏联是否能留存下去也很成问题。现在,丝毫不容置疑,苏联在战时所取

得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成就,以及两个最富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帝国溃败,已经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的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不但如此,在原来的核心之外又加上了东欧和东南欧的几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实际的既成事实。在本文写作的时候,看来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者牢固地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但其邻近各国的事态演变趋势也是很明显的,而且看来是不大会逆转的。当然,这不是说,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地方,社会主义制度都已经占了优势;新的生产关系的引进,需要一段时期,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尤其是这样。此外,在东欧,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是苏联,这个事实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小心谨慎地前进,而用不着赶时间,以便预先遏止一个有国际支持的恢复旧秩序的运动。因此,以农业集体化为例,它就很可能逐渐地“推销”给农民,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用实际事例来显示其优越于落后的、低效率的小土地所有制——后者在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由于打碎大地产而实际上有所发展。

在中欧和西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事态的演变趋势就远不是那么明显了;事实上,甚至可以说至今还未形成什么清晰的趋势。我们在以前的分析中曾经预期,战争结束之后,在几乎整个大陆上,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普遍地建立起来。这个预期至今未曾实现,也不能断言它显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十分重要的——也许还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区域中起作用的力量有一个正确的估计,那么,显然有必要重新检讨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在这样一个暗含的而不是明说的假定的基础上作出的,那就是,中欧和西欧的发展,其关键在于德国。在以往半个多世纪中,情况确是这样,因此,太容易作出这样假定,以为这种情况起码还要延续几年。但是,这个假定要站得

住,有一个条件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在战争结束之前,反对纳粹政权的起义,必须取得成功——正如1918年一次胜利的政变就把德皇推翻一样。凭事后的见识,说这样一种起义决不可能发生,那是不正确的。7月20日的事件,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要是那样的话,它肯定不会停留在发难者所策划的地步:这场战争的政治面貌,就会在几乎一夜之间,整个地变了样。但是,现在来推测当时也许能发生的事情,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事实是,纳粹派得胜了,而欧洲的战事又延续了10个月。重要的是认识到,这最后10个月,是战争中破坏性大得无比的十个月。德国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政治、社会方面都被打倒了;战争结束时,她躺着爬不起来了,全部领土为三支入侵的军队所占领,她在政治上,与其说是一个主动起作用的因素,毋宁说是一个受人支配的对象了。

1944年7月20日以后,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区域内,政治重心便转移到法国。这是自俾斯麦以来,法国头一回变成最强的纯欧洲国家。但是真正的力量暂时还落在英国和美国手里,它们联合起来,在地中海到北海这整个区域中,拥有压倒一切的陆海军优势。除了外表上较为次要的一次——比利时1944年11月的危机——以外,这支武装力量没有被用来干涉西欧各国的内政;虽然如此,也还是不能低估它的实际重要性。它站在幕后,俯视着各个政党的打算;在紧急的关头,人们可能以什么方式来利用它,对此如果谁还有所不明的话,那么,在比利时事件以后,就可能没有什么疑问了,在希腊12月事件之后,更可以说没有什么疑问了。在这个秘而不宣的英美保护罩之下,旧的统治阶级就有办法重新上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武装抵抗运动,乃是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卫,但这种抵抗运动此时却被解除了武装。国家机器的打碎和更换——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所教导的——必须是每次革命的首要目标,但国家机器在此时却得到撑持与复辟。因此,原来指望纳粹崩溃后会继

之以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建立,这预期也变成错误的了。从更远大的历史眼光看来,这是英美资本主义的胜利。

必须稍稍离开本题来问一问:作为我们以前的分析的一个部分,我们虽推断,英美如果进行干涉;英国工人阶级会把它挫败;这个推断何以出了错呢?基本的理由,在于这次战争的进程所特有的一种军事事变顺序。英国和美国,是为着一个受英国工人所绝对支持的目的而驻兵在西欧的;但是,部队一驻扎在那里,就必然变成了英美政策的工具。此外,如上面所指出,军事力量不是公开使用的;除了在比利时事件的那一段短暂的时期里以外,许多问题都没有戏剧化;进行有效抗议的时机,也始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存在的局势,成了明显的对照。那时候,英国的工人们,撇开了他们的正式领袖,而且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在挫败政府为维护俄国反革命而进行的干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情况甚至同他们在希腊危机中的态度与行动也是截然不同的。希腊的危机,是和前面已经复述过的几次西欧事变同时发展起来的。英国政府为反对1944年12月左翼希腊人的抵抗运动而采取的猛然行动,使工党的基层大为震动。因为在这个事件中,英国在希腊的部队,显然同对德国战争毫无关系。要不是当时明摆着,任何一场英国政府的危机——不论其原因是什么——都会对战争的指挥产生严重的反响,那么,工党一般党员的压力,很可能迫使党的领袖退出联合政府。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讲,在西欧的几次事变中,使英国工人阶级未能发挥其作用的,宁可说是那种可以适当地称为历史偶发事变的東西,而不是1919年激发他们起来援助俄国阶级弟兄的那种抱负与同情心有所废弃。

现在让我回到中欧和西欧的发展问题上来。法国显然仍旧是一个关键国家。只要法国依然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德国以西的所有国家(包括意大利)也一定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此外,德国可能继

续地作为社会主义苏联同西方三大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缓冲地区和实验性较量场所。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势。较弱小的邻国会在这一个方向上受到强有力的吸引；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德国的地位和作用会因此而变了样。这时候，德国就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无人区，它实际上会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包围。毋庸置疑，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和法国联合起来，会对德国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像战后初期那种规模的美国在德国的势力，现在是——也许人们已经可以更恰当地说“过去是”——基本上一种暂时的现象，而光是一个英国，肯定是不能够左右大陆的事变进程的。德国这时候就会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再过一个时候，她就会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礼让中就座——虽然，鉴于法西斯主义战争给德国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广泛的伤害，不能指望这个局面会很快地发生。

因此，我们看到，许多问题都是取决于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里法国所要发生的事情。在本文写作的时候，各种对立的力量，看来简直是势均力敌的。如前所述，旧的统治阶级已经在工业、政府和军队的关键性地位上重新站定。另一方面，法国的广大公众，则已经显著地向左转，工人阶级也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有了社会主义觉悟。在各种对立的势力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什么长期的妥协，由各种不可调和的力量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也必然是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展望未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法国有一系列的政府危机，其中任何一次都可以酿成更加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偶尔也会发生这样事件：在某一个阶段，右派在假左派的支持之下，将试图发动一次拿破仑主义式的新冒险，其表面的目的是要“恢复法律与秩序”。这样一种企图会有什么结局，这当然是不能预料的。它也许能成功，也许就为社会主义制度打开大门。无论如何，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国际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最

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可能起到我们在前面分析中所归与它的那种决定性作用的。

当我们从欧洲转到远东时，我们发现，1942年所申述的总的长远前景，至今还没有哪一个重要的方面经受过决定性的考验。我们当时假定：在殖民地国家中，对帝国主义的抵抗逐步增强，这些国家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同苏联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外国统治渐渐地被赶出去，而这些国家则向社会主义方面进化。（并不是故意作这样概括的申述，以暗示这些发展的出现，在将来想必是或可以是毫无痛苦的和流血的。不过，也没有理由假定，它们一定会引起一场涉及几个主要强国的大战。）虽然，对帝国主义的抵抗的继续增强，这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但是，要说出事变的进程是否同这个样本相一致，还为时过早。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发展的趋势，似乎是倾向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复辟。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大大增强，因此，可以说它正成为这伙帝国主义的魁首；而英国、荷兰和法国则打败了当地的独立运动，而恢复她们的旧帝国。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大力进行活动，要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一个尽可能由他独占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这最后就是一个投资和贸易的范围。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好像和我们以前的推断恰恰相反。

不过，形成这个局势的各种根本力量和趋势，是必然要受到战争时期的种种大动荡所掩蔽和歪曲的。根据这样一个局势来下结论，如果走过了头，那就会犯错误。西方统治和西方势力正在返回远东，但是和以前有所不同。许多让步现在正在作出，将来还必须有更多的让步要作出，这些让步会增强独立运动，并为它们提供各种成功的杠杆。同时，帝国主义和以往一样，现在还是缺乏意愿和能力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配这个区域内所有各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关于这

一点,请阅下文第 349—353 页的分析。)如果能有办法教育人们或诱导人们相信,这样一些问题天生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必须在今生受苦,而在来世得到报应,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许就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成就,对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提供了生动的证据,表明落后国家的人民,在其更先进的弟兄的帮助之下——而不是在其剥削之下——是可以找到通向进步与更高生活水平的道路的。随着人们对这个事实的认识的扩大和加深,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会渐渐地遭到破坏,而社会主义前途的根基则将牢固地奠定。今天,对这个理论到头来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所怀疑,那似乎比在 1942 年要少一些了。

不论是战争期间,或是战后,都未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无须强调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敌对的世界体系,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否最终一定要发生。因此,当然也未发生过什么事情,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分析,这个分析的大意是:这样一个冲突,非但不是势所难免的,而且是不大会发生的。不过,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分析本身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奥斯卡·兰格博士所提的一个批评,似乎十分重要,非加以考虑不可。^①

我们的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面的——下文第 347—349 页对这假设有所发挥——那就是,除了在特殊的情况下和在比较短的时期里以外,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因而不言而喻,是同帝国主义的一个必要方面,即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的政策相对立的。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这种反对是有办法反映

^① 见他在 1943 年 7 月 8 日《哲学杂志》上的书评,载该刊第 378—384 页。

出来的,而且是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和国外的行动发挥极为重要的——即使大部分是否定的——影响的。围绕一个侵略纲领来组织社会生活,这一看就知道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一个办法,但现在是行不通了。同时这些矛盾越来越尖锐;政治斗争越来越专注在这些矛盾上。工人阶级背着最沉重的负担,他们被迫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我们以前的理论,归结到它的最朴素的本质来说,那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受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之害,又可以按照群众的利益来扩大和控制生产与消费,这样的例子,定会对至今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发挥日益强烈的吸引力。最后,外部和内部的变化加在一起,定将为向一个有秩序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铺平了道路。

兰格博士在讨论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时,提出了一个理论,它从根本上打击这一套说法:

“大量的失业使社会的各阶级,包括工人阶级都可以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得到一部分好处。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个好处……就是就业机会一类的东西……这便引起了一个法西斯的帝国主义理论,它和希法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不同。后者是用资本输出的词句来表述的,而且是描绘法西斯主义以前的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据所提出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具有人民帝国主义的性质,这种帝国主义把所有阶级都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每个阶级的成员,都能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得到一份好处。这一点就说明,德国法西斯主义在和工人阶级打交道中,是怎样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成功的;它也说明,要推翻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不能通过国内阶级冲突的办法,而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在军事搏斗中战而胜之的办法。”

这个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在大量失业的条件下——注意,这种条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成为常态的趋势——所有阶级对

帝国主义的扩张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果真如此,那么,它的含义就会比兰格博士所提出的更为深长。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支配着必要的武装力量,并享有对敌对势力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那它就会觉得,要动员人民来支持一个帝国主义的扩张纲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人民帝国主义”,可以做到既是民主的又是法西斯的。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就应该同意一些纳粹理论家的见解,这些纳粹理论家公然声称,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纯粹的国民运动,其目的是在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并收复德国在国际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大部分自由权。另外,从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还有更重要的一层,那就是,我们势必要预言,在军备不受外来限制而又可以轻易地向六个不同方面扩张的美国,它的下一次的严重萧条,一定会引起一场侵略性的而且是受到人民支持的帝国主义进军。不必把这个看法的种种含义穷追到底,就可以证明,要是接受这个看法,那就会迫使我们彻底地改变对资本主义可能出现的前途的估计,同样,也会迫使我们重新估计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不过,事实上,兰格博士的批评所根据的基本假定,似乎是站不住的。诚然,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工人们就业的增加是感兴趣的,而帝国主义扩张,也的确能增加就业。但是,不能由此推论,说工人们对于帝国主义扩张感到兴趣。在工人们看来,增加就业,还有许多别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不致引起帝国主义扩张的各种负担和沉重牺牲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由职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始终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张而赞成改良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① (要注意,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都是典型的反帝国主义者。)这种态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

^① 19世纪英国的例外情况,在下文第347—348页讨论。

所处的地位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他看到,要创造一些足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就业机会,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本家的那种动机,他要反对沿着这些途径解决问题。此外,他也看到,他和他的孩子们要为战争付出血、汗和泪的代价,而别人却享受荣誉。对工人来说,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政治训练,也不需要有什么进行长串推理的本领,他就可以看到,哪里是他的利益之所在。

德国的经验,决没有推翻这个看法,而是肯定地证实了它。有一个事实,常常为人们所忘记或忽视,那就是,希特勒政权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是摧毁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德国帝国主义当时不仅必须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中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而且必须从德国工人阶级所施加的束缚中重新获得行动自由,而后者不论在时间上和纳粹头子的意向上都是首先来到的。当然,随后消除了失业,这的确加强了那个政权,并且确是吸引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一些过去未有组织的工人以及那些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已经被纳粹的教育手法所歪曲了的人。但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拥护程度,是容易言过其实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差不多完全带有反证的性质:德国工人主要从事军备的生产,当他被征召入伍时,在军队中是善战的,而且从未叛变。但是,这些事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部分地可以用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环境来解释。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的环境当然是在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身上留下痕迹的。不过,最重要的因素,无疑的是纳粹政权的肆无忌惮且有组织的恐怖手段。这个政权是以全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中的反对分子的。^①

^① 关于12年纳粹恐怖的各个时期里德国工人被杀害、被监禁或被投入集中营的人数统计,大概是永远找不到了,但1945年夏天我自己在德国的观察——根据我在该国的许多遥隔的地区中同工会干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员的私人会谈——使我相信,全部数字可能达到几百万人。

鉴于现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所知的一切，至少可以这么说，像兰格博士那样，把它说成是一种“人民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把所有阶级都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每个阶级的成员都能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得到一份好处”，这看来是不真实的。

这一切同美国的情况有什么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毕竟是要在美国最后决定的——这是相当清楚的。只要在这个国家内民主还存在，而且工人阶级还能保持组织上的自由，那么，美国帝国主义的手脚就将受到有效的钳制。毫无疑问，美国将在海外扩张其势力，也将有种种以国防为口实的军事调动，但是不会有征服战争，也不会有什么十字军来使世界免于危险的社会试验。其间，美国工人将继续摸索一条出路来摆脱老朽的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借鉴欧、亚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地发挥其机能的事例，他也定会把这条道路寻找出来的。

“只要民主还存在”——这是关键性的但书。今天，国内一些最有势力的集团，它们有一些利益和目的，是同美国工人阶级相背驰的，而且也的确是和中层阶级绝大多数人相违反的。他们将大力地和明智地追求这些利益和目的；而当他们认识到，民主是他们前进路程中的障碍时，他们就会试图破坏它。他们能否成功，谁也说不出来。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

保罗·M. 斯威齐

威尔顿，纽罕什尔，1946年1月18日

导 言

社会不只是一群个体的人。它是有某些明确的、或多或少稳定的关系存在于其中的一群个人。社会的形式,取决于这些关系的性质和形式。构成社会科学的,便是所有旨在研究和了解这些关系及其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的学科。

有人会说,这一切明显到可以说是平庸无奇的程度。事情确是这样。但也必须记住,最明显的东西往往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忽视明显事物的人,他是在自冒风险。让我们拿现代经济科学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

经济学是公认的社会科学;人们只要找一份大学课程一览表来看一看,就可以确信无疑。经济学的题材,取自人们所需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和分配领域。从这两个前提出发,似乎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结论:经济学研究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起变化的,它们在社会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如何,这些,看来就是上面所指的研究课题。

但是,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呢?让我们约略地看一看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1932年第一版),以资启发。我们选择罗宾斯教授的书,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极端的例子,而是因为它适当地概括了现代经济学家们所广泛主张的那些观点。罗宾斯教授是不是从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与人关系这个意义,来把该学科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呢?

他告诉我们:“把经济学同研究物质福利的原因联系起来,这